

幸 运 生 涯

费希 著

白自然译

文 化 生 活 译 丛

幸 运 生 涯

艾伯特·费希著

白自然 译

文 化 生 活 译 丛

(京)新登字 007 号

幸运生涯

XINGYUN SHENGYA

[澳]艾伯特·费希 著

白自然 译

Albert B. Facey

A FORTUNATE LIFE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875 印张 260,000 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14.10 元

ISBN 7-108-00540-9/I·116

文化生活译丛

刊 行 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印 刷 者

北 京 新 魏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各地新华书店

目 录

开 端

一八九四——一九〇五

- | | | |
|---|--------|----|
| 1 | 序曲 | 1 |
| 2 | 旅行开始了 | 7 |
| 3 | 在采金地 | 14 |
| 4 | 长途跋涉 | 20 |
| 5 | 姨父的垦殖地 | 25 |
| 6 | 岩石洞 | 36 |
| 7 | 圣诞节庆祝会 | 52 |
| 8 | 夜间行 | 61 |

丛 林 教 育

一九〇五——一九〇八

- | | | |
|----|------|----|
| 9 | 一次蛇咬 | 77 |
| 10 | 再次受雇 | 82 |
| 11 | 一个新家 | 87 |

12	公猪	92
13	宰猪	97
14	大妈的蛇	104
15	一项建议	110
16	辛酸的结局	119
17	比贝一家	125
18	一个出事的圣诞节	134
19	我的荒野生活	140
20	偷牛贼	149
21	给警察作证	157
22	再见	164
23	回家	170
24	到达	178
25	妈妈	183

旅 程

一九〇八——一九〇九

26	向北行	195
27	在去马勒瓦的路上	205
28	又一个圣诞节	214
29	签约受雇	218
30	准备	224

31	骑马北上	229
32	赶牲口开始了	241
33	迷路	251
34	获救	261
35	重返工作	269
36	赶牲口结束了	276

漂 泊

一九〇九——一九一四

37	城市生活	289
38	回到丛林地	298
39	切实的意见	311
40	归来	321
41	迁入新居	328
42	负起责任	335
43	打死野狗的人	349
44	屡换工作	355
45	团结一致	361
46	职业拳击家	370
47	暂缓进行	377
48	米吉·弗林的拳击队	380

战 争

一九一四——一九一五

49	军训	• • • • •	389
50	中东	• • • • •	395
51	猛攻之前	• • • • •	405
52	加利波利	• • • • •	413
53	最初的日子	• • • • •	419
54	在战壕里	• • • • •	426
55	继续战斗	• • • • •	434
56	争夺利恩战壕之战	• • • • •	441
57	又一个生日	• • • • •	449

另 一 种 生 活

一九一五——一九七六

58	伊芙林·吉布森	• • • • •	459
59	工作和结婚	• • • • •	468
60	罢工	• • • • •	474
61	在电车上	• • • • •	477
62	士兵垦殖者	• • • • •	482
63	好与坏	• • • • •	487
64	萧条	• • • • •	496

65	回到城市	• • • • •	• 503
66	又一次战争	• • • • •	• 512
67	鸡和猪	• • • • •	• 519
68	惨淡终身	• • • • •	• 527

开 端

一八九四——一九〇五

许多人对患难中的人不表怜悯或同情

1. 序 曲

我于一八九四年出生在维多利亚州的美斯通。在这以后，爸爸带着我的两个哥哥约瑟夫和弗农离家去西澳大利亚了。在西部发现了金子。采金业迅速发展起来，成千上万的人相信将会发财致富。当时我们家七个孩子，我有四个哥哥——约瑟夫、弗农、艾里克和罗伊，两个姐姐——劳拉和迈拉。妈妈和小一点的孩子留在美斯通，爸爸在能为我们找个家之前设法汇钱来养活我们。

一八九六年，妈妈得到消息，说爸爸病得厉害。伤寒病已经传染蔓延开来，成百的人因患这种可怕的疾病而濒临死亡。几天以后，妈妈收到爸爸已经去世的噩耗。妈妈在熬过去这次猛烈的打击以后，决定到西部去，因为约瑟夫和弗农都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妈妈把我们这几个孩子留给外公和姥姥。他们住在一个名叫巴克斯湾的地方。那时我将近两岁。

巴克斯湾位于本迪戈公路沿线，距墨尔本六十三

英里，距小城镇卡骚梅因三英里。外公和姥姥姓卡，有一份很小的地产，是几英亩的果园和一所五间的房子。在那些日子里，没有养老金，没有免费看病的医生、医院和药品，没有婴儿津贴，也没有捐助办法。因此外公和姥姥不得不靠自己想办法过活，还得养活我们这些孩子。我们的妈妈本来是打算寄钱来供养我们的，可是，她虽然写过许多信，却总是找些借口，说她无能为力给我们寄任何东西。

外公七十七岁了，是个大个子，身高超过六英尺，体重在二百磅左右。姥姥六十出头，身材矮小，大概五英尺高，体重约摸一百磅。他们一贫如洗。外公靠打零工挣几个英镑养活我们大家，例如在果园犁地、修剪树枝等等。他还带领我哥哥艾里克和罗伊设陷阱捉兔子。在收摘水果的季节，这两个孩子常常在星期六上午出去摘水果。

一八九八年年初，外公病得很厉害。卡骚梅因的一个医生每星期来两次给他治病，但是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在那年十月便去世了。八月我满四岁，清楚地记得外公生病和殡葬的情景。

经历过这个悲剧，姥姥很是愁苦，因为唯一给我们挣面包的人不在人世了。她写信给我妈妈，告诉她我们的困境，要求给予财政上的帮助。妈妈虽然回了信，

但她无能为力，一个钱也寄不来。她说：她发现爸爸死后没有给她留下多少钱使她生活下去，因此被迫找工作，雇给一个人当管家，后来又嫁给了他。我的两个哥哥年纪还太小，不能下到金矿去干活，所以很难找到工作。表层金子全都采光了，得到工作的办法只剩下下矿井和在丛林里砍木头。

姥姥刚刚熬过去可怕的苦难，又听到这一切情况，真是震惊极了。她出去干活——清扫房屋，洗衣服，烫衣服。她还是个内行的接生婆。在巴克斯及其附近，几乎所有的婴儿都是姥姥接生的，很少有产妇需要请医生。姥姥在接生方面懂得跟医生一样多。

我哥哥艾里克那时才十二岁，不得不退学去工作。我婶婶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了。我大姐劳拉去帮叔叔的忙。他是个沿街叫卖的小贩，携带着货物到处走，有百货、服装、药品和其它任何他能出售的东西。我大姐十岁。叔叔家在一个名叫坎贝尔斯湾的地方，离卡骚梅因约三英里，在巴拉腊特铁路线上。那次事故发生在一个铁路交叉口。婶婶给压死了，叔叔的脊骨受了伤，伤势非常重，结果两条腿失去了作用，从此他再也不能走路。他有三个孩子，都很小。

一八九九年初期，姥姥得了病，很严重，不能干活了。事实上，她还得请医生看病。医生让她躺在床上。

她得的是某种内科病，医生每周来两次看她，大概总共来了三周。此后她能够起床了，但只能走动一小会儿。我们没有钱，困难极了，但至少姥姥又能走动了。

我们所有的就只是哥哥艾里克挣的那点工资，总共不过每周十二先令六便士——还不怎么够我们五口人糊口的。姥姥把果园里的苹果预售出去，得到一笔预付款，这样才暂时克服一下财政困难。苹果是很好吃的品种，成熟以后容易出售。姥姥终于病愈康复，可是发现她原先干的那个挣钱的工作已经给了别人。许多人对于处境困难的人无动于衷，不表同情。

情况变得糟糕极了，所以姥姥决定想办法把她的那点家产卖掉，领着我们去西部找妈妈。她把家产贴出清单拍卖，很多人走来看，但都说要价太高。全部家产她要三百英镑，包括十二英亩土地、一所五个房间的房子、八英亩处在结果盛期的果园和一个很好的菜园子——全都是良田沃土。经纪人劝姥姥把价钱降到二百英镑。她降了价，最后卖了一百六十英镑。几笔过期的帐还得从这笔钱中偿还。

大概在一八九九年八月的第二周，我们离开巴克斯去墨尔本的一个郊区小镇福特克利。姥姥的一个女儿住在那里。我们全体在那里呆下来，直到我们把去西澳大利亚的一切事都安排妥当才离开。

2. 旅行开始了

在一八九九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到达墨尔本港，去搭那条旧的不定期货船库尔加代号。就在我们登上船之前，我险些丧命。码头工人正从库尔加代号卸下香蕉。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香蕉——成千上万，在那地方散放在各处。这把我迷住了。那些香蕉是从昆士兰运来的。我走上前去捡起一只，一个工人大声喊：“嘿，扔掉！”我惊吓得跳了起来。我离码头边很近，身子失去平衡，在码头和船之间跌进海里。

码头的下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段台阶，通到平台。人们常常在这些平台上钓鱼。我也真够走运的，一个人正巧打算试试运气，瞧见我掉进水里。他急忙抓住我，把我拉出来，但我已经吞进去大量肮脏的盐水。我不会游泳。那个人把我抱上台阶，走上码头。我浑身湿透，感觉非常恶心。我永远不会忘记亲爱的老外婆脸上的那副怒容。她气得控制不住自己，拿起

雨伞，把我痛打一顿。尤其糟糕的是，她叫人把我身上的衣服剥个精光。我赤身裸体呆在那儿，她打开一个旅行箱，给我换衣服。我刚刚满五岁，姥姥也曾教导我们要懂礼貌，所以这比挨打、泡湿更刺痛我的心。

我们终于登上库尔加代号，向西部航行。我以前从没有到过大海，不知道晕船是什么滋味。去阿得雷德港的航程，海洋非常平静，我们都很欣赏海上航行。可是，在我们离开那个港口以后，向西澳大利亚的奥尔巴尼航行时，海浪极为汹涌，我们全都严重地晕船。

由于姥姥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们只好坐统舱。这是旅行最便宜的办法。旅客们都拥挤在一起，根本没有什么活动的余地，特别是在船舱里边更为拥挤不堪。姥姥、姐姐迈拉、哥哥罗伊和我所在的那个船舱有十二个睡铺。姥姥和迈拉一起睡一个床铺，罗伊和我睡一块儿。另外十个床铺上睡的都是妇女（艾里克大了，在全是男人的船舱）。人人都晕船晕得很厉害。

我们到达奥尔巴尼，但没有下船，继续航行。来到弗里曼特尔，在那儿下了船。我们终于来到西澳大利亚。我们把行李拿下船，没有许多行李——只有两个旅行箱、一个大旅行包和三条旅行毛毯。大家一齐动手，把这些东西拿到弗里曼特尔火车站。那儿离码头大约二百码。

没有人来接我们。姥姥曾指望我们的妈妈，或者至少艾丽丝姨妈会在码头上的。艾丽丝姨妈是姥姥的长女。在爸爸来到这边的同时，她同丈夫阿尔奇·麦克考尔以及家里人从维多利亚也搬了过来。她有五个女儿：艾丽丝、艾达、戴西、玛丽、梅。还有一个儿子叫阿尔奇，人们都叫他比尔。他们住在卡尔古里郊外三英里半的金矿区。

在火车站，我们把东西放在一个座位跟前，叫罗伊、迈拉和我呆在那儿别动，一直等到姥姥回来。她带着哥哥艾里克去弗里曼特尔城里。大概过了一个钟头，他们回来了，于是我们都上了开往佩思的火车。

到佩思，只坐了很短的时间——大概四十分钟。我们在约摸中午时分到达，我们和行李都又给留在火车站。这一次姥姥自个儿走了出去。她返回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些三明治、饼干，还有几瓶冷饮。我们都饿得慌，很快就把这种昂贵的高级食品吃光了。

吃完东西，姥姥和站长谈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人来接我们，姥姥看起来挺发愁的样子。那天下午，我们在站台上等到大约五点钟。我们对于看火车开来开去很感兴趣，所以时间过得很快。看见过墨尔本火车站，佩思火车站便显得很小了。

在五点和六点之间，我们上了金矿区的火车。过